

◇丁大见专栏·花草见

草木之梦

过了秋分，白昼与黑夜此消彼长。晨光温和，路人穿起了长袖，暑气就这样散了。包公园的荷，半青半黄，绕着亭台楼阁、轩榭廊舫，日趋枯败。

满目残荷，依稀可窥夏日的葱郁，碧叶层层叠叠，荷花朵朵高立，掩映着包公祠的白墙黑瓦。总觉一年光景还长，当秋风带着凉意，吹落夏花，吹散暑气，吹红栾树枝上的灯笼果，才知繁华落了大半。

奔波在都市，匆匆忙忙，没有一日喘息。晃晃荡荡的日子，淡如杯水；零零碎碎的时间，不觉溜走。经历着顺心的事儿，糟心的坎儿，说着言不由衷的话。有时，千言万语不如不言不说。若说秋色之美、秋分之好，便是“却道天凉好个秋”。

古人悲秋，是因人间草木染尽了光色、结下了硕果，便悉数凋零。盛极而衰，心里多少生些悲情。然而凋败依旧是自然的叙事，供人参悟，不陷于情，而深于思。刘禹锡说“我言秋日胜春朝”，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天光映在水波，粼粼波光里，浮动着斗拱椽木飞檐。蓝空下，依着一朵溜溜的云。那高处的蓝琉璃重檐顶，是图书馆，卷帙浩繁。想起有朋友在此修古籍，日日坐在冷板凳上，与残本为伴。我走进图书馆，吹去残本上的灰尘，缓缓揭开那些破碎的纸张。它们被岁月侵

蚀，被蛀虫啃食，留下贯穿的孔洞、残缺的文字。这些断断续续的文字，不知承载着多少旧时的梦。细读起来，那些久远的故事，从字缝里渗出。我感受到一丝气息——他们将心迹托付于文字，怀揣激情或惆怅在写，而我在时间的另一头在读。

心想，他们写下文字时，也曾青春做伴，满脸少年气，心怀凌云志，勇闯天涯路，勾画着理想世界的模样——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那一腔热血，最终在现实的漩涡里消磨、挣扎、不甘、看淡、离去，只留下一本本残卷，搁在角落里，落灰蒙尘。

我将一页一页的残片补全，修旧如旧，重新装订。残本可重修，可少年的梦呢？人生之梦，草木之梦，无非是想开花，想结果。开花结果，又谈何容易。

那些张扬且个性的生命，一展姿态，总易招来无端祸患。好像同一个剧本，难逃命运的戏耍，不断上演。有人沉沦不振，也有人饮下苦水，如饮甘露。磨难不曾熄灭他们的斗志，像那山间的松，根茎穿石而生，在岁月中沉浮，在凡尘里扎根，而后悄然而去。

草木一秋，有的不曾开花；有的开了花，不曾结果；有的开了花结了果，种子没有寻得合适的土壤，无法生根。那些开了花结了果、把生命续下去的，是怎样的幸运。这很

像泡桐果。

六月的泡桐果青黄色，打开，里面呈海绵状，种子还未发育成型。十月的泡桐果，丰盈成熟，却也衰老，干枯，呈褐黄色。秋阳暴晒，果壳炸裂，一分为二，内部密密麻麻，排列着薄于蝉翼的种子。秋风吹过，四散开来，各自飘向天涯。这些生于一胞的种子，从此江湖不再相见，各有各的前途。

有的种子落在沃土上，雨热滋养，生了根、发了芽、长成树；有的种子心怀大梦，却飘飘荡荡，一无所依；有的落入水中，随波起伏，入了鱼的口腹。所以有朋友问：努力重要吗？好像不是最重要的。那棵长成的树，有朝一日在云空里舒展，郁郁葱葱，要相信，那并非

是它的优秀，而是命运给了机会，实现了一颗种子的愿望。

人生的前途，草木的成长，总要面临种种困境。草木之梦，也是我的梦——热爱人间，遥望星辰。回望那自由的时光，心无旁骛地走过的路、翻过的山、涉过的水、开过的花、剪过的纸、读过的书、看过的戏、追过的星，而今皆已成过往。还会在乎得失吗？还会在乎别人的评价吗？

庄子说，鹪雏从南海飞到北海，非梧桐不栖，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赐得了一只腐烂的老鼠，见鹪雏飞过，以为它要抢。鹪雏哪里要抢？它只是路过。

为何要耗费宝贵的时间，向别人证明自己，争虚名与体面？我想，应是用心感受这世界的多姿多彩，像紫红色的扁豆花，如傍晚的霞光，年年开在人家院落，悬在架上，惹人欢喜。



丹峰翠甸

汤青摄

◇信笔扬尘

秋天的地气

胡竹峰

立秋后，开始凉了，燥意里几缕清风羞怯躲闪。一场雨下过，凉意放开胆子，在田野一荡如风。风走人也走，秋雨中出门最好。雨水打散了残存的热，伞下清凉。

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

秋意是从天气开始的。秋一天天深了，混浊的云燥热的气一日一日消解，天空渐渐湛蓝，变得透明清澈深邃。人在那样的情味下行走，耳目聪明，眼前的山水突然安详寂然了，像一头撞进了古画。东边的山越来越蓝，西天常常披上各色霞帔。人往前行去，被一泓秋光包裹着，身体似乎洗练出宁静的冷光。

秋天有光，山峦墨绿之光，河水激滟之光，天空深邃之光。年年最爱秋光好，古人更早发现了秋光，在诗词里一次次书写：高梧叶下秋光晚；小院秋光浓欲滴；露洗秋光透；极目秋光夕照开；气射秋光冷；小圃秋光泼眼来；银烛秋光冷画屏；当檐飒飒生秋光；禁里秋光似水清；秋光独鸟过……秋光下，天很高，又蓝又亮，好像幽谷佳人面目含笑。一个人出去走走，融入无边秋味，步履如无舵之舟，越漂越远，身影变成宽阔明亮秋水里的一抹旧痕，越走越远，走到地老天荒的地气深处。

秋天的地气以古城为上，山野次之。《月令》上说，八月节……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古城是有阴气的，在大殿中，在古树下，在老旧的街巷里。古城的阴气与天地的阴气聚合，却生出明朗的阳气。

街巷里游荡，触摸活泼泼的市井生活，也能感觉秋日的地气。地气从铺地方砖里涌上来，地气从红墙黄瓦中挤出来，地气从钟鼓楼里游过来，地气从老城墙下冒上来。走过了春夏的灯笼有些陈旧了，衬着粉饼般色调的外墙，墙角石灰有些脱落斑驳，裸露出藏青色大砖。几个老先生在老房子里转悠，举手投

足颇有些俗俗的清雅。人往阁楼上走，想着与世无争真是好，真做到了，又难免消沉。

说好要去看古民居，到底太疲倦，况味近黄昏。走在古镇街上，太阳暖融融悬在西天，有一层淡淡的古意，街旁流水渐渐没了火气，变成淡黄色。眼中一片黄，稻谷之黄，树叶之黄，土地之黄。水里游鱼晃动，偶或掠过飞鸟的影子，大雁南徙。小时候常常躺在草地上看那些鸟儿，地气如秋水，洗尽人心的浊气。

秋天的地气在各色瓜果蔬菜里。石榴挂色，紫色的葡萄一串串饱满熟透了，青黄色的梨，青枣越来越大，开始泛红了，新次发黄变软的柿子，还有白海棠、木瓜、香橼，累累如浓荫匝地。后山栗子树长势真好，枝繁叶茂，撑开了肥大的斗篷，露出深红的皮壳，惹得顽童眼馋。稻米灌浆，稻花香里的地气最让人流连，丰年在望，令人神畅。

秋菊冷香扑鼻，在田埂上在山岚间在篱笆下在土墙旁，一簇簇，一丛丛。清晨的山笼罩在一层淡淡地气中，太阳升起来，地气晒散了，变成一抹若有若无的白纱围在山腰，山清癯枯瘦如布衣藤杖的老叟。芒花漫山遍野开过，一天天老去，慢慢发白。秋分之后，草也渐渐泛黄了，从浅到深。池塘边的芦苇和水草，呈现出苍黄的颜色，太阳斜射，远远望去，像是倒插的淬了火的宝剑，萧萧挺立。夕照落山，暮色苍凉，秋草摇曳成刀枪剑戟，草木皆兵，地气肃杀。

秋意越来越浓，地气有了深秋的郑重。槐树、梧桐、水杉、玉兰、枫树不知不觉飘落黄叶，枝头日渐舒朗。树叶落下，没有声音没有气味，人走上去，触动了细微柔软的地气。

诗上说，南中地气暖，初冬未重衣，这是地气不同。好像燕赵北国地气更厚重，泱泱华夏的地气灵性就在那里起始。白桦林与枫树林里，有慷慨悲歌的地气。登高怀古，能见壮心，



丁大见，1990年生于怀宁，现居合肥，毕业于安徽大学，艺术学硕士，装帧设计师，剪纸艺人，画家，多次荣获省级工艺美术大奖，作品先后受到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央视新闻等数十家媒体专访报道。

秋分时节，夜愈加深了。过往皆成文字。当星际时代的开拓者走向更远的时空，星河灿烂，回望故乡——那少年，在秋天的原野，在凌晨的天际，看木星、水星、土星、金星、火星依次从地平线上升起，列阵于东方。那少年，是每一个怀揣草木之梦的人。

◇风雅颂

拔不掉的钉子户

方英文

每年阴历一入八月
我就开始讨厌两个人
一个叫张九龄
一个叫苏东坡

张九龄说
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时
苏东坡后来补充道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每年中秋节
我都想写点什么
可是笔一抓起来
脑子里就是上面两个家伙冷笑

张九龄苏东坡真该死
好在他们早就死了

但他们的诗没死
而且越活越来劲
没有休止地霸在路中央
像拔不掉的钉子户
狙杀天才千千万

中秋望月（组诗）

袁牧

桂花落

月亮正圆，老屋墙角的桂花树
开得格外繁盛，桂香满枝
落花铺满了地面
扫一遍又落一层

我穿过城市的大街小巷
一朵故乡的桂花
轻轻落在肩头
落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
后来打开那一页
已洇出淡淡的桂花痕迹
像一滴珍藏很久的眼泪

今夜泡一杯桂花茶
干枯的花瓣重新舒展
浮浮沉沉，恍若这轮明月
浸润着所有的思念

又闻潮声

今夜月色有点苍老
像千万年的等待
楼下石桌上，几个异乡人
摆出月饼、石榴和黄酒
说笑着，忽然安静了几秒
月亮正照见每个人眼里
泛着咸咸的素光

今夜离海很远
潮声从电话那头涌来
每一个异乡人的胸腔里
都有一片海
今夜涨潮，漫过喉咙
变成一句说不出的
月色真美

中秋望月

今夜月华清清凉凉
流过收割过的稻田
流过古老的石磨
流过那些没有名字的渡口
在深深的秋光里结满老茧

那枚月饼一样圆润的月亮
被秋风的凉意一点点掰开
洒下亮晶晶的往事
我站在故乡的坡地上
看月亮从老屋的屋檐
缓缓升起，照过几时的庭院
照过河上的渔火
也照着身披素光的我

